

## 試論《醒世姻緣傳》語言的幾個問題

Yán HongSheng\*

閻 紅 生

On the Appearance of Language in “Xingshi Yinyuan Zhuan”

*Received November 1, 1996*

本文準備從詞匯、語法、語音三個方面試論《醒世姻緣傳》的語言。限于水平和篇幅，每個方面只談一個側面或幾個點，並非做全面的論述。具體來說，談下面四個問題：

一、《醒世姻緣傳》語言研究的意義

二、《醒世姻緣傳》里的這些詞語是山東方言嗎？——考察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收的五十個詞條

三、《醒世姻緣傳》語法方面的幾個特點：

①“這們”；

②語氣詞“哩”；

③“甚麼是”句型。

四、從書中的借字看《醒世姻緣傳》的方音特點。

### 一、《醒世姻緣傳》語言研究的意義

《醒世姻緣傳》是十七世紀中國一位化名“西周生”的山東籍作家撰寫的白話長篇小說。全書一百回，近百萬言，詳細描寫了一個冤冤相報、兩世姻緣的故事。故事以山東為主要舞臺，廣泛反映了明末地方城鄉的官場生活、社會人情和家庭矛盾，生動刻畫了當時中下層社會的士學農工商及潑婦、娼妓等各色人物形象。有人說，《醒世姻緣傳》是中國“五名內的一部大小說”，“而且是一部最豐富又最詳細的文化史料。”作者駕馭語言的能力非常高超，並有意識地渲染地方色彩，“從悍婦寫到儒夫，從官府寫到胥吏，從窯姐寫到塾老師，從權閹寫到青皮，從善女人寫到妖姬，不但神情語氣是各合各的身份（忠實的寫生），他有本領使我們辨別得出各人的脚步與咳嗽，各人身上的氣味”（徐志摩：《〈醒世姻緣傳〉序》，黃蕭秋校注《醒世姻緣傳》附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書中文字、尤其是人物對話部分多用方言，保存了當時當地大量的口語語匯、語法格式和語音現象。它上承《金瓶梅》，下啓《紅樓夢》，不愧為研究近世漢語的寶貴的語言材料。

研究者一致認為，該書寫于明末清初，但究竟是明末還是清初，則意見不同。與此相關聯，作者到底是誰，有各種看法。書中的語言究竟是山東的哪個地區的方言，成為討論的根據和焦點。

\* 中国語学科

Department of Chinese

1931年12月，胡適撰寫了洋洋三萬言的《〈醒世姻緣傳〉考證》（見《胡適古典文學研究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頁988—1049，1988年），主張作者是寫《聊齋志異》的蒲松齡（蒲為清初山東淄博人）。他的研究手法之一是，從《醒》書和蒲松齡的白話著作《聊齋俚曲》里找出了十四個共同使用的“特別的土語”，作為二者出自同一作者之手的“文字學上的證據”。然而其中的“流水”（=立刻、馬上）和“魔駝”（=磨蹭）早見于元曲或南方作家編纂的《三言》，並非山東淄博特別的土語。胡適本為考證大家，但他對《醒世姻緣傳》的考證却不够嚴謹，因而幾十年來，對他的“蒲松齡說”提出質疑的學者很多。

1991年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張清吉所著的《醒世姻緣傳新考》。這是關於《醒》書的第一部專著。《新考》認為《醒》書作者乃明末清初的山東諸城人丁耀亢。張清吉為鄰近山東省東部的江蘇邳縣人，又曾三赴山東實地考察方言，緝訪得一百一十幾個諸城“土白”。他說：“山東土白也有複雜性，膠東、淄博、濟南、諸城等地的方言土語就有顯著的差別”，“打開《醒世姻緣傳》，這些眾多的魯東（諸城）土白撲面而來，且充斥整部小說”，《醒世姻緣傳》的語言，“說到底，實為地地道道的魯東（諸城）話。因此說，《醒世姻緣傳》的作者非丁耀亢莫屬。”

1993年齊魯書社出版了徐復嶺著的《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徐係山東荷澤人，“後來又在兗（兗州）、曲（曲阜）一帶學習、工作、生活達三十年之久，對魯南和魯西南話比較熟悉”。徐書對張清吉的《新考》主張為地地道道的諸城土語的一百一十幾個詞語進行了一番細致的分析，認為其中有八十一個“並不為諸城一地所獨有，不能算諸城一地的土音俚語。”徐復嶺另外“從書中選取最‘土’、最能體現方言特色的詞語一百八十條”等進行了調查。其結論是，《醒》書的基礎方言是魯南話，作者是明末清初的山東曲阜人賈鳧西。

闡釋《醒世姻緣傳》詞語最詳的，當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醒》書中的黃蕭秋的注釋和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董遵章著的《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據說，黃很熟悉魯東方言。他的注釋具有拓荒性質，筭路藍縷，功不可沒，但疏漏錯誤也不少。《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刊登的隋文昭《〈醒世姻緣傳〉詞語注釋商榷》和劉凱鳴《〈醒世姻緣傳〉詞語注釋匡議》，多所指摘。上述徐復嶺的《考論》認為除了隋、劉二文指出的之外，黃注還有錯誤近五十處。山東大學教授袁世碩（山東濰州人）說，徐“所揭出的失誤、所做的辨正、絕大部分是正確的。這並非是原注釋、點校者的學力不足，而是由於對此書的方言不甚熟悉。”（見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序》，前揭）

董遵章著的《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在上述幾部書中影響最大。書中相當部分的詞條引《醒世姻緣傳》的句子為證。董是山東壽光人，熟悉魯東方言；徐復嶺的《考論》對董書也多有批駁。其中不乏真知灼見，但也有明顯站不穩腳的地方。如《醒》書中有“我相那人不是個良才，姪着個擗子，兩個賊眼斬（斬=眨）呀斬的”。董注“姪着個擗子”為“矮個頭；短身子”，本沒有錯誤，（只是這並非山東特有的方言土語，北京人也有這種說法，這在後文還要提到），徐書硬說是“頂着或託着一個把子頭”之意，殊難理解。

總之，《醒世姻緣傳》的研究者們，相對來說都比較熟悉山東某一地區的方言。然而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這給我們一個很突出的印象，就是要詮釋《醒》書中的難解詞語，判斷其到底是不是方言，如果是方言詞語的話，究竟屬於何地的方言，必須進行廣泛的方言調查和慎密的歷史文獻查證；也就是說要進行橫的比較和縱的考察。絕不能僅僅因為山東某地現在使用這個詞語，就輕易斷定這個詞語是該地獨有的方言土語，並進而斷定從三百年前《醒世姻緣傳》成書的時代起，這個詞語就一直是山東某地的土白俚語。至於望文生義，僅憑個人的語感對難解詞語妄做解

釋，或只因大家公認《醒》書是山東人所做、就把自己解釋不了的詞全部歸入山東舊時的特有方言了事，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當然更是不可取的。

與《醒世姻緣傳》的研究有關，當今語言學界，還有一個更加引人注目的課題：中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白話小說之一《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誰，小說的基礎方言到底是不是山東話。不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漢學界，專家學者們都正就這個問題展開激烈的爭論。因《醒世姻緣傳》和《金瓶梅》同屬世情小說，且《醒》書成書年代與《金瓶梅》相比，至多不過晚了百年，所以不少學者採取二者對照的研究方法，用《醒世姻緣傳》的詞語來印證《金瓶梅》的詞語。比如劉鈞傑在《中國語文》1986年第3期發表文章、反駁張惠英在同雜誌1985年第4期的文章中認為《金瓶梅》使用的不是山東話的觀點時，舉了兩組例子；說“第二組例子出于《蒲松齡集》和《醒世姻緣傳》。一般認為這兩部書反映了十七世紀的山東話，張文析為不是山東話的一部分詞語，正好這兩部書里也有。”由此可見，對《醒世姻緣傳》中山東方言詞語的界定，不僅關係到探討《醒》書的作者和成書年代，而且關係到能否對《金瓶梅》的研究提供可靠的有力的旁證，所以必須慎而又慎。

## 二、《醒世姻緣傳》里的這些詞語是山東方言嗎？

——考察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收的五十個詞條

前面講到，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一書影響很大，然而該書選取詞條不夠嚴謹。比如下面列舉的這五十個詞語，雖然董書都引《醒世姻緣傳》的用例為證，但這些詞語或者又見于元曲，或者又見于老北京話，或者又見于南方作家的文學作品，所以筆者認為，這五十個詞語很可能不是山東方言土語。

以元曲來說，衆所周知，元曲的誕生與繁榮是以元大都、即今天的北京為中心的。著名的元曲作家如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白樸等，不是土生土長的大都人，就是長期在大都進行他們藝術創作活動。說元曲的語言是今天的北京話的一個源頭，這恐怕不會有問題。在元曲劇作家中也有山東人，但比例不大。現存于《元曲選》和《元曲選外編》的元曲共一百六十二種，其中有史可考、有籍可查的山東籍劇作家的作品只有十六種。下文列舉的元曲，並不包括這些山東籍劇作家的作品。《醒世姻緣傳》時代的山東話與元曲的語言有無承繼關係，這一點大可懷疑。

自元曲的語言至解放前的老北京話，其間經歷了相當複雜的發展過程。我們說元大都的語言是今天的北京話的一個源頭，並不是說北京話沒有吸收其他地區的方言。元明之交，蒙古人北退，明政府曾多次施行大量移民的政策來充實北京。但其中以山西人、江淮人為最多。清朝建立，八旗入京，北京人口又是一次大規模的遷移。所謂老北京話，實際上是與北京旗人的語言分不開的。《紅樓夢》、《兒女英雄傳》等早期典型的北京話的代表著作，無不出于滿清旗人的手筆。滿族起自東北，入關以前已經通用漢語。今天的北京話和周圍的河北方言相差很大，但與東北話却相當接近，這絕非偶然。如果說老北京話受安徽方言、山西方言、東北方言的影響，可以理解，但要指稱某些北京土語來自三百年前的山東方言，那必須提出可靠的證據，否則難以服人。

至于明清時期出身南方的作家所寫的文學作品，如江蘇蘇州人馮夢龍的《三言》、浙江湖州人凌濛初的《二拍》、江蘇淮安人吳承恩的《西遊記》、安徽全椒人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江蘇江陰人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江蘇武進人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等，說其帶有南方方言色彩，是順理成章的，若說他們使用了山東獨有的方言詞語，當然也必須提出充足的證據。

董遵章在《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的《前言》中解釋說：“儘管這類詞也出現在別省作者的著作中，但是考慮到他們在今天依然為山東人民廣泛地應用着，而且在普通話中又沒有；同時還出現在山東人所寫的作品中和作者雖然不是山東人却寫了山東故事的作品中，基于這一點，還是把它們歸入山東方言詞。”董的解釋既不嚴密，又不科學。首先，何謂方言詞語？乃某一地區獨有、其他地區皆無的詞語是也（數地皆有，但同名而義異的詞語也有可能是方言詞語）。某一詞語“在今天依然為山東人民廣泛地應用着”，但是又“出現在別省作者的著作中”，若能證明這種情況只是他省作者偶然的借用，那另當別論，若這一詞語在別的地區也被廣泛地應用着，那怎麼能說它是山東方言詞呢？至于“作者雖然不是山東人却寫了山東故事”，連這樣的作品的語言也都算是山東方言的話，那麼《金瓶梅》的故事舞臺是山東，其基礎方言問題早就不必討論了。再有，幾百年來，方言的分布一定會發生變化，董書主要根據今天的山東話來進行判斷、決定取捨，那很難免失誤。此外，據筆者不完全的統計，董書中還有一些以《醒世姻緣傳》的用例為證的詞條，被《現代漢語詞典》（以下簡稱為《現漢》）收錄，而且並沒有標出是方言，可見它們早已屬於普通話了。例如：

趁早(兒)  
 大模大樣  
 敦敦實實(《現漢》為“敦實”)  
 耳性  
 飯食  
 二房  
 光棍(《現漢》為“光棍兒”)  
 換親  
 鷄力古碌(象聲詞，《現漢》為“噉里咕嚕”)  
 夾襖  
 賤骨頭  
 落色  
 鋪襯  
 爽爽利利(《現漢》為“爽利”)  
 陽溝  
 雜種

等等。董書說其所收詞條都“不見于普通話”，不符合事實。不過，董書是第一部收集和詮釋山東方言的詞典，為山東方言研究和近世語研究填補了一個空白，有些疏漏，在所難免。筆者並不打算在這里全面評價這部詞典，筆者想強調的是：第一，對如何判斷一個詞語是不是方言詞語，應該有正確的認識和方法，不能因為《醒世姻緣傳》有濃厚的方言色彩，就不加分析地把書中的難解之詞、土話俗語都輕易地歸入山東方言；第二，對《醒世姻緣傳》的山東方言問題，要有全面的科學的認識。有人說，這部百萬字的白話小說“是一部全用山東話來寫就的”（汪乃剛：《〈醒世姻緣傳〉校讀後記》，亞東書局，1932年），這種看法，完全站不住腳。

下面，考察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收入的《醒世姻緣傳》的五十個詞語：

[擺劃] 董注：“籌劃；安排。例：黑夜可憑着你擺劃(《醒》四五回)”

- 元曲《西廂記.四之一》：“憂愁因間隔，相思無擺劃”
- [半星兒] 董注：“半點兒。例：說起來，合老計的夢半星兒不差(《醒》九回)”
- 元曲《鴛鴦被.二》：“你在我跟前，無那半星兒實話”
- [悖晦] 董注：“胡塗。例：這不是悖晦？你兒不動彈，那老婆就知道明水有個狄大官人待嫖哩？(《醒》四〇回)”
- 元曲《合同文字.四》：“他是個老人家，多背悔，大人須有才智”
- 元曲《凍蘇秦.二》：“俺爹娘他須是個老背悔”
- [不中] 董注：“不行；不好。例：內中還有幾位說出不中聽的話來(《醒》三一回)”
- 元曲《還牢末.一》：“他雖不中，你也不是個善的”
- [雌搭] (雌答)董注：“申斥；斥責。搭、答，詞尾。例：狄大爺說：‘黑了，你家去罷。你當不的人呀？’雌搭了一頓(《醒》七四回)”
-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吡嘍(cide):嚴加責備或批評。例如：你這麼淘氣，快挨吡嘍了。”
- [差池] 董注：“差錯。例：你要有些差池，我只好跑到跑到你頭里罷了(《醒》二回)”
- 《官場現形記.三三》：“設有差池，這筆款子誰來歸還？”
- [抄手] 董注：“袖手。例：素姐兩手腫爛，左手扯不得纏繩，右手拿不得鞭子，抄了手，就如騎木驢的一般(《醒》八九回)”
- 元曲《哭存孝.二》“我這里便施禮數罷平身，抄着手兒前進”(《戲曲詞語匯釋》注“抄手”為“擺手、袖手”。)
- [出尖] 董注：“出頭。例：這是兩個出尖的光棍，其外也還有幾個膿包(《醒》二〇回)”《醒世恒言.一》“此時李婆已死，官私做媒，又推張婆出尖了。(《小說詞語匯釋》注“出尖”為“出頭”。)
- [矮着個擗(bāzi)子] 董注：“矮個頭；短身子。例：我相那人不是個良才，矮着個擗子(《醒》八四回)”
-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cuōbāz 矮吧子：〈諷〉矮人。”
- [發落] 董注：“述說別人的短處。例：素姐這高聲發落，雖是隔着一個院落，狄老婆子句句聽得甚真(《醒》五二回)”
- 《官場現形記.五》“藩臺正想當着衆人，發落他兄弟兩句，好光光自己的臉，”
- [富態] 董注：“有福氣的樣子。例：沒的是和尚？有這麼白淨，這麼富態？(《醒》八回)”
-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富態：體胖的婉辭。例如：你近來身體可比以前富態了。‘富態’也可以寫作‘富胎’。《紅樓夢》：怪不得他們拿姐姐比楊妃，原也富胎些。‘態’、‘胎’都念輕聲。”
- [好生] 董注：“很好地，好好兒地。例：咱可好生過日子，你也不是我的漢子，你就是我的親哥兒弟兄！(《醒》七四回)”
- 元曲《單刀會.四》“好生的送我到船上者，我和你慢慢的相別。”
- 元曲《伊尹耕莘.一》“王留、伴哥，好好的抱到家中，便尋覓奶母，好生將養着。”
- [合氣] 董注：“斗氣，愜氣。例：況且又是你的弟婦，不是別人，你大他小，千萬不要合他合氣(《醒》四四回)”
- 元曲《瀟湘雨.四》“怎麼我這眼連跳又跳的，想是夫人又來合氣了。”

- [胡姑姑假姨姨] 董注：“指胡亂認上的親戚。例：唐氏道：‘咱兩個合李成名媳婦認義姊妹了。’小鴉兒呢了一聲，說：‘偏你這些老婆們，有這們些胡姑姑假姨姨的！’（《醒》十九回）元曲《貨郎旦·一》“都是些胡姑姑假姨姨，廳堂上坐。”（《戲曲詞語匯釋》注“胡姑姑假姨姨”為“胡亂認來的親戚”。）
- [胡鋪搭] 董注：“這里指胡言亂語。例：你是個人？慣的個漢子那嘴就象扇車似的，象汗鰲似的胡鋪搭。（《醒》五九回）元曲《後庭花·三》“我若出公門，小民把我胡撲搭。”（《戲曲詞語匯釋》注“胡撲搭”為“胡言亂語”。）
- [家長里短] 董注：“家常。例：到後面見了爹娘，說了些家常里短的話。（《醒》十五回）。《西遊記·七五》“他再問我家長里短的事”。
- [攪裹]（澆裹）董注：“開支；花費。例：叫我找入十兩銀子，一切攪裹都使不儘，還有五兩銀子分哩（《醒》六八回）”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澆裹(jiāoguo)：辦一件事的總費用。例如：‘辦這場晚會，得澆裹二百塊錢。’澆念陽平。裹不兒化。”
- [揭挑] 董注：“揭發別人的短處。例：寄姐罵道：‘沒志氣的淫婦浪聲！我是你麼！叫人這麼揭挑着罵，還覘着×臉活呀！’（《醒》八七回）”。  
《西遊記·三一》“救他救兒吧，不要只管揭挑他了。”（《小說詞語匯釋》注“揭挑”為“揭人家的短處，多方挑剔。”）
- [硯礮 kēchen] 董注：“寒礮。例：叫的好妹妹，親妹妹，燕語鶯聲，聽着也甚嫌硯礮。（《醒》九五回）”。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硯礮(kēchen)：不體面。”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kēchen硯礮：①醜，寒礮。……”
- [可可] 董注：“恰恰，恰巧。例：走到一家門首，一個婦人拿了一把鐵鍬，除了一泡孩子的屎，從門里撩將出來，不端不正，可有的撩在薛教授只鞋上。（《醒》二九回）”  
元曲《灰闌記·一》“可我的妹子正在門首，待我去想見咱。”
- [蒯] 董注：“同‘扞’，用指甲輕輕地撓。例：陳公這內官性兒，叫童奶奶拿着一片有理無情的話，蒯着他的癢癢，就合那貓兒叫人蒯脖子的一般，呼盧呼盧的自在，誇不盡童奶奶是個好人。（《醒》七一回）”  
《西遊記·六六》“那行者……抓腸蒯腹翻跟斗”（《小說詞語匯釋》注“蒯”為“搔”。）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kuǎi扞：搔。異體字：蒯。”
- [流水] 董注：“立刻；馬上。例：只聽見鄉約放個屁，他流水就說‘好香，好香’”（《醒》三四回）”  
《警世通言·二四》：“哄得玉姐回頭，那忘八把頭口打了兩鞭，順小路流水出城去了”  
《醒世恒言·二七》：“月英到監門口道出姓名，那禁子流水開門，引見玉英”。
- [買告] 董注：“買通。例：一個女人家有什麼膽氣，小的到他門上滲上幾句閑話，他怕族人知道，他自然給小的百十兩銀子，買告小的。（《醒》四七回）”  
元曲《後庭花·二》“若是受了他買告，咱當罪。”（《戲曲詞語匯釋》注“買告”為“買囑，買通。”）
- [猛割丁]（猛哥丁）董注：“猛，猛然。例：計氏望着那養娘，稠稠的唾沫猛割丁向臉上噉了一口。（《醒》六回）”

-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猛咕叮(měnggūdīngde): 忽然而來的。”
-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meggūding猛咕叮(猛孤叮): 猛然。”
- [魔駝] 董注:“磨蹭(時間)。例: 你們休只管魔駝。(《醒》十九回)”
- 關漢卿《大德歌》“想人生能幾何, 十分淡薄隨緣過, 得魔駝處且魔駝”(《全元散曲》168頁)
- 張養浩《梅花酒》“想人生能幾何, 嘆日月似攛梭, 得魔駝處且魔駝”(《全元散曲》442頁)
- [扭別] 董注:“不順從。例: 你以後順頭順腦的, 不要扭別, 你凡事都順從着, 別要違悖了他的意旨。(《醒》五八回)”
- 《紅樓夢. 八一》“個人有個人的脾氣, 新來乍到, 自然要有些扭別的。”
- [婆娘] 董注:“已婚的婦女。例: 沒要緊, 却領了一夥婆娘, 男女混雜的, 打什麼圍?(《醒》三回)”
- 元曲《救風塵. 三》“那婆娘家一湧性”。(《戲曲詞語匯釋》注:“稱婦人爲‘婆娘’, 帶些輕賤的意思。”)
- 《拍案驚奇. 十六》“那婆娘當時就裸起雙袖”
- [期程] 董注:“時間。例: 這只四五日期程了, 等俺燒香回來。(《醒》六八回)”
- 元曲《東牆記. 楔子》“行了個月期程, 到了松江府了。”
- 元曲元刊《遇上皇. 二》“不覺的違了半月期程, 眼見的無那活的人也。”
- [情] (搗, 擊)董注:“①繼承。②坐享。例: 我只在你手里情圓圖家事, 有人分我一點, 只合你算帳。(《醒》七六回)”
-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qíng 賄(擊, 搗): ①白承受。‘別人動手, 他賄現成兒。’”
- [嚷嚷刮刮] 董注:“吵吵嚷嚷。例: 打哩他嫌少不肯去, 在外頭嚷嚷刮刮的。(《醒》二七回)
- 《古今小說. 二》“魯公子聽小姐縊死, 還道是作成的圈套, 撚他出門, 兀自在廳中嚷刮。”
- (《小說詞語匯釋》注“嚷刮(嚷嚷刮刮)“爲“吵鬧。”)”
- [搨] 董注:“打(限于用巴掌打)。例: 我爲什麼才搨了他兩巴掌來?(《醒》七八回)”
- 元曲《爭報恩. 二》“惱了我, 搨你那弟子孩兒。”(《戲曲詞語匯釋》注“搨”爲“即批, 亦即世俗所謂打耳光。”)”
- [晌午] 董注:“中午。例: 晁大舍行了七百多路, 到了德州, 天色未及晌午, 只見從東北上油油動發起雲來……(《醒》八回)”
- 元曲《生金閣. 二》“早晨間放開倉庫, 晌午里綽掃了花園, 未傍晚我又索執料厨房。”
- [詔刀] (詔道)董注:“嘮叨。例: 寄姐喝道: 詔道呀! 人爲你抱不平, 惹得這麼等的, 還有什麼喜處, 用着這麼笑!(《醒》九七回)”
- 徐復嶺注“詔道”爲“胡塗”。
- 《儒林外史. 五三》“你看儂媽也詔刀了, 難道四老爺家沒有好的喫, 定要到國公府里, 才喫着好的?”
-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勺刀(shāodao): 說話着三不着兩, 不應該說笑話的場合而說笑話的意思。如: 這麼嚴肅的大會, 他會這麼勺勺刀刀的。”
- [伸了腿] 董注:“死了。例: 你看多少人家名門的大族的娘子, 漢子方伸了腿就走作了。(《醒》四三回)”
-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伸腿兒: ……②〈諺〉死。”

- [滲滲] 董注：“很瘳。例：我不知怎麼，只見了他，身上滲滲的。（《醒》四五回）”  
元曲《朱砂擔.一》“覺一陣滲滲的身上冷。”
- [實落] 董注：“實在。例：衆人說：‘狄賢弟，你倒把那痛哭的心腸似宗兄一般實落說了，解了衆人的疑心便罷；……’（《醒》四一回）”  
《醒世恒言.二二》“這班隨從的人打扮出路光景，雖然懸弓佩劍，實落是一個也動不得手的。”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實落(shíluo)：實在的意思。例如：這小夥子是個實落人。又如：這個桌子做得可真實落。”
- [熟化] (熟滑)董注：“①熟識。例：奶奶長，奶奶短，倒象是整日守着的也沒有這樣熟滑。（《醒》四五回）”  
元曲《漢宮秋.一》“恰才家輦路兒熟滑，怎下的真個長門再不踏。”（《戲曲詞語匯釋》注“熟滑”爲“熟習、慣常。”）  
《警世通言.三十》“無移時，酒到痛飲，那女兒所事熟滑。”（《小說詞語匯釋》注“熟滑”爲“熟習”。）
- [死氣白賴] (死乞白賴)董注：“糾纏不休。例：這可虧了他三個死乞白賴的拉住我，不叫我打他。（《醒》三二回）”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死乞白賴(sǐqǐbáilài)：意思是一定要這麼做。例如：不讓他去，他死乞白賴的要去。”
- [塌] 董注：“同‘塌’。汗水把衣服、被褥浸濕。例：穿着汗塌透的衫褲。（《醒》九二回）”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tā 塌：(衣服)濕透貼在(身上)。“汗衫塌的身上了”‘躺在濕地方兒，不嫌塌得慌？’異體字：‘塌’等。”
- [填還] 董注：“……②給予。例：把那數十年積攢的東西差不多都填還了他。（《醒》二七回）”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tiánhuan 填還：……②貼補。‘有倆錢兒都填還他兒子了。’”
- [歪慳] 董注：“不講道理。例：他尋人寫文書去，不知什麼爛舌根的說咱家里怎麼歪慳，怎麼利害，丫頭買到家里，沒等長大就要收用，丫頭不依，老婆漢子齊打，緊緊兒就使繩子勒殺，勒得半死不活的，釘在材里就埋。（《醒》八四回）”  
《野叟曝言.六九》“有這焦家的爛蹄子，偏願我早死，專和我擰着。我知他歪慳性兒。”（《小說詞語匯釋》注：“‘歪慳’亦作‘歪慳’，倔强。”）
- [枉口拔舌] 董注：“罵人造謠生事。例：好禹大哥，我沒的因小女沒了，就枉口拔舌的纂他！（《醒》九回）”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妄口巴舌(wàngkǒubāshé)：平白造謠，污蔑旁人。例如：你說話不要這麼妄口巴舌的。《紅樓夢》：必定還要妄口巴舌血淋淋的起這樣惡誓麼？”
- [喜洽] 董注：“和顏悅色。例：好個活動的女人，見了人又喜洽，又謙和，可是一位好善的女人。（《醒》六四回）”  
元曲《紅梨花.一》“秀才每從來我羨他，提起來偏喜洽”。
- [仰不踏] (仰百叉，仰拍叉)董注：“仰面跌倒。例：寄姐不曾提防，被素姐照着胸前一頭拾來，彭了個仰拍叉。（《醒》九五回）”  
《儒林外史.四一》“兩個差人……被他一個四門斗里，打了一個仰八叉。”  
（《小說詞語匯釋》注“仰八叉”爲“仰面跌倒”）
- [夜來] 董注：“昨天。例：夜來北極廟上那個穿茄花色的婆娘，情管也是個會管教漢子的魔王。

（《醒》四一回）”

元曲《度柳翠.二》“夜來八月十五日，你不出來，今日八月十六日，你可出來？”

元曲《對玉梳.一》“此間有個歌者顧玉香，我有心與他做伴，夜來見了那媽媽，今日使着個梅香來請，事必諧矣。”

[意意似似]（疑疑思思）董注：“猶猶豫豫。例：濃袋道：‘好姑娘呀！……周相公再三的勸着姑夫，不肯做呈子，姑夫也疑疑思思的，只是那書辦催的緊，姑娘，你還不快着算計哩！’（《醒》九八回）”

《紅樓夢.六五》“我曾回過大哥的，……正經揀個人聘了吧，他只意意思思的，就丟開手了。你叫我有何法？”

[扎煞] 董注：“①指頭或鬚須，頭髮等伸開，張開。……例：素姐扎煞兩只爛手，撓着個筐大的頭，騎着左鄰陳實的門大罵。（《醒》八九回）”

《紅樓夢.六二》“寶玉不知有何話說，扎煞着兩只泥手，笑嘻嘻的轉來問作什麼？”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扎煞(zhāsha)：張着兩手沒地方放。例如：扎煞兩只手幹什麼呢？還不過來幫幫忙。”

[窄鰲鰲]董注：“很狹窄。含有貶義。例：衙門窄鰲鰲的，屁股也吊不轉的，屙屎溺尿的去處也沒有。（《醒》六回）”

《儒林外史.六》“你難道不知道家里房子窄鰲鰲的，統共只得這一間上房。”

[着 zhāo] 董注：“放：擱。例：那替我又年小，又不大十分醜，那里着不的我？（《醒》七四回）”  
陳剛《北京方言詞典》：“zhāo 着：……②安放，放置。‘這麼多人，一屋着不下。’／‘就着這兒吧。’”

[搗撓] 董注：“這里指打架。例：晁思才就搗撓，晁無宴就招架。（《醒》二二回）”

元曲《金鳳釵.二》“一壁廂冤家扯着，一壁廂惡婦搗撓。（《戲曲詞語匯釋》注“搗撓”為“毆打”。）

金受申《北京話語匯》（修訂本）：“抓撓(zhuānao)：隨意拿東西、打架、着落、手的亂動等意思。……又如：說着說着他們倆人又抓撓起來了。”

#### 〈參考文獻〉

- ① 《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董遵章著，山東教育出版社。1985年。該書序言稱，此書是“以山東人治本省方言”。
- ② 《元曲選》，臧晉叔編，中華書局。1958年。元曲是以元代大都（今北京）為中心廣泛流行的北曲。
- ③ 《元曲選外編》，隋樹森編，中華書局。1959年。
- ④ 《北京話語匯》，金受申編，商務印書館，1965年。（老舍在該書序文中說：“受申同志是個博聞廣見的北京人。他熟知北京的掌故，‘三教九流’廣為接觸。這就是他對北京的語言也多知多懂，能够找出來龍去脈的原因。”）
- ⑤ 《北京方言詞典》，陳剛編，商務印書館，1985年。
- ⑥ 《小說詞語匯釋》，陸澹安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 ⑦ 《戲曲詞語匯釋》，陸澹安編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⑧ 《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古今小說》（又稱《喻世明言》），馮夢龍（明末江蘇蘇州人）編纂，

帶有吳語色彩。

- ⑨ 《拍案驚奇》，凌濛初(明末浙江湖州人)編著。
- ⑩ 《西遊記》，吳承恩(明中葉江蘇淮安人)著，以江淮方言為基礎。
- ⑪ 《官場現形記》，李寶嘉(清末江蘇武進人)著。
- ⑫ 《儒林外史》，吳敬梓(1701~1754，安徽全椒人)著，用下江官話寫成。
- ⑬ 《野叟曝言》，夏敬渠(1705~1787，江蘇人)著。
- ⑭ 《紅樓夢》，一般認為前八十回代表十八世紀中葉的北京話，後四十回代表十八世紀末葉的北京話。

### 三、《醒世姻緣傳》語法方面的幾個特點：

#### 1. “這們”

參考文獻：

- ① 張相《詩詞曲語辭匯釋》，中華書局，1955。  
“門，估量之辭。即這麼。那麼之麼，與般字同義。陳允平《南歌子》詞：半鈎新月浸牙床，猶記東滑年少那門相。”
- ② 江藍生《說“麼”與“們”同源》，《中國語文》1995年第3期。  
引《清平山堂話本》中的《李翠蓮》：“這們女婿要如何，愁得苦水滴滴地。”  
《老乞大諺解》：“這們使我迎火伴去。”
- ③ 呂叔湘《近代漢語指代詞》，學林出版社，1985。  
“在恁(麼、地、般)的時代，我們不看見這麼、那麼、雖然這般、那般、這等都常看見，尤其是這般。(例略)  
這麼和那麼的出現是後期的事，最早在元曲選的賓白里見到，但例子很少。(例略)元明時期較常見的是這們和那們。例如：  
‘你那腮頰上甚麼瘡?’ ‘不知甚麼瘡……癢的當不得。’ ‘這們時不礙事，容易醫他。着唾沫白日黑夜不住的搽，那們時便消了。(朴通事諺解)  
棋童道：‘我那們說，他強着奪去了。’(金瓶梅)  
在《紅樓夢》以後的小說里有時也還出現：  
我有那們大工夫和他走!(紅樓夢程乙本；程甲本作那麼)  
你們要這們鬧起來，那可就是作踐我了。(兒女英雄傳)  
別管，大爺是這們個脾氣兒。(三俠五義)  
這麼、那麼的大量出現是從《紅樓夢》時代起。它和這等、這樣、這般等有一個不同之點：不能加的。”

《醒世姻緣傳》的用例：

- (1) 就合小的這們東西一般見識?(七〇回1003頁。為便于查檢，例句標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頁數。下同)
- (2) 叫我空等了這們一日(三七回551頁)

- (3) 象我這們個漢子，也辱沒不了你什麼。(四三回633頁)
- (4) 怪道要這們些銀子!(十九回277頁)
- (5) 怎麼這們撒野!……你原來這們放肆!(七六回1080頁)
- (6) 誰管你做甚麼? 你就這們等!(七九回1126頁)
- (7) 你家有這們幾個混賬獅貓合這們會說話的鸚哥?(六回88頁)
- (8) 要是這們，咱也就有些不是。(三〇回449頁)
- (9) 這們的錢不使幾個，只是喝風了(三四回506頁)
- (10) 咱過着這們的日子，死了去有甚麼臉兒見祖宗?(二二回320頁)
- (11) 咱家這們的木頭，我還買不起哩。(三〇回448頁)
- (12) 那里還有這樣賺錢的生意? 有那樣好的，過五六日七八日自己還送到(三五回513頁)
- (13) 你平日那等老成(三五回518頁)
- (14) 一個姐姐叫人打得恁樣的(六〇回863頁)
- (15) 你看這兩個私窠子麼! 在家里就象巡攔一般，巡的恁謹。(十九回278頁)
- (16) 唐氏道：“情管你那輩子就是這們個老婆!” 小鴉兒道：“那麼，我要做個老婆，替那漢子掙的志門一坐一坐的。”(十九回276頁)

《醒》中有大量的“這們”，不勝枚舉。看參考文獻中的說明和用例可知，“這們”、“那們”在元明清時代常見，不足為奇(作為例證的《清平山堂話本》、《老乞大諺解》和《朴通事諺解》都是很典型的反映元明時代漢語特點的語言材料)。《醒》書的特別之處在於，雖有大量的“這們”，却沒有與之對立的“那們”。書中該用“那麼”的很多地方，都用“這們”代替了，也就是說，遠指、近指分得不清楚。書中有“這樣”、“那樣”的用例(見例(12))，也有“那等”(例(13))、“恁樣”(例(14))、“恁”(例(15))的用例，但是都很少。我在《醒》書中沒有發現“這麼”，只找到一個“那麼”，却不是指代詞，而是連詞(例(16))。也許我的檢索有疏忽，但無論如何，“這們”在《醒》書中很多，而“這麼”、“那麼”、“那們”極少，是可以肯定的。

《醒》書中“這們”的用法極為發達，可直接修飾名詞(見例(1)(2))，也可與名詞之間加“個”(見例(3))，加“些”(見例(4))，加數量詞(見例(7))。“這們”也可修飾動詞(見例(5)(7))；還可以單獨作謂語(見例(8))，或以“這們等”的形式作謂語(見例(6))。《醒》書的“這們”，似乎與今天的“這麼”的用法差不多，不過據呂叔湘先生的觀察，“這麼”後不能加“的”，可是在《醒》書中却有一些“這們+的+名詞”的用例(見例(9)(10)(11))。

## 2. 語氣詞“哩”

### 參考文獻

- ①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朋友書店再版，1981。
- ② 太田辰夫《中國語史通考》，白帝社，1988。
- ③ 劉堅、江藍生等《近代漢語虛詞研究》，語文出版社，1992。
- ④ 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
- ⑥ 劉鈞傑《從語言特征看蒲松齡跟〈醒世姻緣傳〉的關係》，《語文研究》1988年第4期。

“哩”與今天的“呢”有密切的關係。今天的“呢”的用法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表示疑問語氣的；一類是不表示疑問語氣的。前者如“寶姐姐在家里作什麼呢？”（《紅樓夢》第七回）的“呢”，後者如“咱們還有許多事兒沒作呢。”（《紅樓夢》第十一回）的“呢”。查“呢”的語史可以知道（見劉堅、江藍生等：《近代漢語虛詞研究》，前揭），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具體說來是從元曲開始、到《紅樓夢》之前，各種白話著作中，大體上“呢”、“哩”並存，且有一種傾向，即“呢”多用于疑問句，“哩”多用于非疑問句。如元曲是大體分用，時有交叉；元明時代供朝鮮人學漢語用的會話書《朴通事》、《老乞大》基本上分用，不相混淆。《金瓶梅》只有“哩”，沒有“呢”，只是“哩”仍絕大多數用于非疑問句。《儒林外史》“哩”多“呢”少，“哩”多用于非疑問句，少數用于疑問句。到了《紅樓夢》，實現了“呢”的一統天下，沒有疑問、非疑問的區別，幾乎全部用“呢”。以後的北京話小說《兒女英雄傳》及現代漢語都繼承了《紅樓夢》的用法。拿《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相比，成書年代很接近，“哩”、“呢”的用法却如此不同，顯然是語言的地域性問題，也就是北京話和下江官話的區別所致。

《醒世姻緣傳》是怎樣一個情況呢？簡單來說，“呢”很少，“哩”觸目皆是。請看例句：

[哩]

- (1) 我初到府里，我還要上北極廟和岳廟哩。（四〇回585頁）
- (2) 這位小相公前世的母親尚在，正享福哩。（四〇回587頁）
- (3) 又是甚麼算命的星士哩、道士哩哄我。（三回42頁）
- (4) 你一個低錢沒有濟助的，……責備出的殯不整齊哩，又是不念經哩，撒騷放屁的不羞麼？（五三回772頁）
- (5) 狄希陳又問：“兗州府姐兒哩？”（三八回566頁）
- (6) 童奶奶道：“那兩個比這個哩？”（五五回798頁）
- (7) 他聽見你這話，他往後還肯開交哩？（四〇回588頁）
- (8) 你和狄爺這們說罷了，你這話和我說哩？（五五回800頁）
- (9) 怎麼姐姐這們病着，他連守也不守，竟往別處去頑，這還有人氣哩？（六三回905頁）
- (10) 這們娘母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五二回755頁）
- (11) 你來聽說書哩？這書說的好，你來這里坐着。（六七回964頁）
- (12) 那前年，到了蔣皇親家，就是看見了俺那個白獅貓跑了來，映着日頭，就是血點般紅，希詫的極了！蔣太太笑道：“你希詫這紅貓哩？”（七回93頁）
- (13) 計老叔，少會！來看晁大叔哩？（八回121頁）

[麼]

- (14) 大官人這等頂撞晁奶奶，晁爺就不噴麼？（二回19頁）
- (15) 有了！有了！這不是他麼？（二九回432頁）

[哩麼]

- (16) 你看不見我這曬着哩麼？（四一回598頁）
- (17) 張瑞鳳又問珍哥：“他兩個幹事，你在那里來？”珍哥說：“我可得了這空出來吊兵哩麼？”（四三回631頁）

- (18) 怎麼？來趕集哩麼？起這們五更！（四五回656頁）
- (19) 你看！誰不趕着他叫老娘合奶奶，只我叫哩麼！（八六回1223頁）
- (20) 我們爺要不是眉來眼去，興的那心不好，我也捨不得賣他。好不替手墊腳的個丫頭哩麼！（五五回793頁）
- (21) 咱都散了，不消這里管他，我待不見老婆有本事哩麼？（五三回773頁）
- (22) 咱待不往縣里去哩麼？（五三回776頁）
- (23) 你姑夫留你，往下罷，你爹待不來哩麼？（五八回832頁）
- (24) 大姑子你要，可儘着拿了去！俺待稀罕哩麼？（六〇回859頁）
- (25) 我還待叫他活哩麼？……我只自家一頓打殺他！（六〇回861頁）
- (26) 咱老公家稀罕這個哩，過過眼，丟在一邊去了，還待出世哩麼？（七〇回1006頁）
- (27) 只說俺府里的人，誰待查考點名哩麼？（七八回1111頁）
- (28) 馬嫂兒道：“狄爺還沒去哩麼？……”（五五回794頁）

## [可哩]

- (29) 只怕個人有個人的本事，那本事有不同可哩。（四五回662頁）
- (30) 我這們說，奶奶打我可哩。（五二回753頁）
- (31) 打仔（=如果）你媳婦叫你養活他可哩，你沒的（=難道）也不聽？（五七回828頁）
- (32) 你打他怎麼？只怕他真個是害那里疼可哩。（三三回489頁）

〈注〉可，語氣詞。用例：“鳳冠霞帔，通袖袍帶，你還沒試試哩。你別要也倒穿了可。”（《醒》八三回1186頁）／“我給樊子正做女婿，或者他也肯可。”（《禳妒咒》六回，《蒲松齡集》1165頁）

在《醒》書中，“哩”既可用于非疑問句（如例(1)(2)），又可用于列舉（如例(3)(4)），也可用于疑問句（如例(5)(6)）。無論疑問不疑問，用例都是很多的。據劉鈞傑調查，蒲松齡的《聊齋俚曲》里，特指問句的語氣詞以“呢”為主，與《醒》書多用“哩”頗為不同（見參考文獻所注劉鈞傑文）。這種語言現象在我們判斷《醒》書的著者究竟是不是蒲松齡時很值得考慮。

例(7)～(10)是反問句，(11)～(13)是是非疑問句，如果要改寫成現代漢語的話，例(7)～(13)的“哩”都以改成“嗎”為好。也就是說，《醒》書的“哩”不僅可相當于今天的“呢”，而且似乎可相當于今天的“嗎”。《醒》書中有不少語氣詞“麼”（例(14)(15)）。“哩”、“麼”、“嗎”的關係問題，有必要作進一步的分析探討。

與“哩”相關，《醒》書中還有“哩麼”、“可哩”這樣兩個語氣詞連用的現象。太田辰夫先生曾指出，兩個語氣詞連用時，前面一個一定表示敘述事實；後面一個一定表示疑問（見參考文獻所注太田辰夫著作）。具體到“哩麼”、“可哩”，尚有待于今後的研究。

## 3. “甚麼是”句型。例：

- (1) 叫着他，甚麼是肯起來？推心忙，推頭暈（三八回564頁）
- (2) 狄希陳站在門邊，甚麼是肯動。（四〇回590頁）
- (3) 禁子聽說，才跑了來說他，他甚麼是怕？（四三回633頁）
- (4) 我這們外頭站着叫他，里頭甚麼是理。（四五回655頁）

- (5) 就如生根的一般，甚麼是肯下來（四五回659頁）
- (6) 薛教授連聲喝住，素姐甚麼是依？（四八回700頁）
- (7) 他只伸着個頭，甚麼是答應。（五二回751頁）
- (8) 狄希陳站着，甚麼是敢動（五二回755頁）
- (9) 扎掙着去取鞭子，那兩只胳膊甚麼是抬得起來，只得發恨了一造罷了（六〇回864頁）
- (10) 看着孩子受罪的一般，甚麼是喫得下的（七九回1128頁）

類似的例子還很多。顯然，“甚麼是”句是反問句，“甚麼是”相當于“哪里”。因為《醒》書中有這樣的句型而不見有人指出，所以在這裡介紹一下，無須多加說明。

#### 四、從《醒世姻緣傳》中的借字看《醒》書的方音特點

《醒世姻緣傳》凡例雲，本書“造句涉俚，用字多鄙，惟用東方土音從事”。因為漢字不是拼音文字，所以要考慮帶有方言色彩的白話作品所反映的語音系統，往往要通過諧音字、通假字來分析和推斷。我這裡所說的借字指兩種情況：一種是通假字、借字相當于本字而言；一種無所謂本字，也就是記錄方音土語，有音無字，借字表音。如果表示同一個音，用了好幾個不同的字，這些字也互算借字，不言而喻，兩種借字，都以同音為首要條件。

##### （一）書中借字在中古音里也基本同音的詞語舉例

###### 1. 聲韻調完全相同的：

- ① 表示處處、到處的“搖地里”（三四回）和“遙地里”（三八回）。搖、遙二字在中古音里都是餘昭切，以母宵韻平聲。
- ② 表示軟弱無力的“秧秧踉蹌”（五三回）和“央央踉蹌”（五七回）。秧、央二字在中古音里都是于良切，影母陽韻平聲。
- ③ 表示氣息的“悠氣”（九回）和“油氣”（九五回）。悠、油在中古音里都是以周切，以母尤韻平聲。
- ④ 表示話多的“梆梆”（六回）和“邦邦”（十回）。梆、邦二字在中古音里都是博江切，幫母江韻平聲。
- ⑤ 表示發愁的“坎上愁帽”（九一回）和“砍上愁帽”（九七回）。坎、砍二字在中古音里都是苦感切，溪母感韻上聲。
- ⑥ 表示猛喫的“攘賴”（一九回）和“攘噪”（七八回）。賴、噪二字在中古音里都是蘇朗切，心母蕩韻上聲。
- ⑦ 表示斥責的“雌答”（四四回）和“雌搭”（七四回）。答、搭二字在中古音都是都合切，端母合韻入聲。

###### 2. 字音非常接近的：

- ① 表示披頭散發的“猱(nāo)着頭”（一四回）和“撓着頭”（四五回）。在中古音里，猱(奴刀切)，泥母豪韻平聲，撓(泥交切)，泥母肴韻平聲。
- ② 形容惡狠狠地進行某種動作，第三回用“拔的”，第四四回用“跋的”。在中古音里，拔(蒲

八切)，並母黠韻入聲；跋(蒲撥切)，並母末韻入聲。

- ③ 表示修飾打扮的“扎括”(一二回)和“扎刮”(四四回)。在中古音里，括(古活切)，見母末韻入聲；刮(古頰切)，見母鐸韻入聲。

(二) 在《醒》中同音假借，但在中古音里並不同音的詞語舉例

1. 清濁不分：

- ① 同是表示不曉得，三四回用“知不到”，四五回用“知不道”。道是本字。到是借字。在中古音里，到(都導切)，清音端母；道(徒皓切)，濁音定母。
- ② 同是表示時間短暫，三〇回用“造子”，四〇回用“遭子”。兩字都是借字表音，無所謂本字。在中古音里，造(昨早切)，濁音從母；遭(作曹切)，清音精母。
- ③ 同是表示融洽，四〇回用“熟滑”，四五回用“熟化”。在中古音里，滑(戶八切)，濁音匣母；化(呼霸切)，清音曉母。

2. 疑、微兩母和影母合流：

- ① 同是表示呻吟，九〇回用“唉哼”，九五回用“捱哼”。在中古音里，唉(烏開切)，影母；捱(五佳切)，疑母。
- ② 同是表示家產，三二回用“屋業”，三六回用“物業”。在中古音里，屋(烏谷切)，影母；物(文弗切)，微母。
- ③ 同是表示耍弄、舞弄，三三回用“舞旋”，九五回用“伍旋”。在中古音里，舞(文甫切)，微母；伍(疑古切)，疑母。

3. 收—en的韻母與收—eng的韻母混淆：

- ① 同是表示索性、幹脆，十九回用“投性”，五八回用“投信”。在中古音里，性(息正切)，勁韻，收—ng尾。信(息晉切)，震韻，收—n尾。
- ② 同是表示冷眼旁觀，五三回用“冷眼溜水”，六〇回用“冷眼溜寶”。在中古音里，水(筆陵切)，蒸韻，收—ng尾；寶(必鄰切)，真韻，收—n尾。

4. 入聲字和其他聲類的字混淆：

A. 平入混淆

- ① 同是形容凍得受不了的樣子，七九回用“赤赤哈哈”，九〇回用“嗤嗤哈哈”。在中古音里，嗤(赤之切)，平聲之韻；赤(昌石切)，入聲昔韻。
- ② 同是表示徘徊不前，四五回里既有“都都磨磨”，又有“都都摸摸”。在中古音里，磨(莫婆切)，平聲戈韻；摸(慕各切)，入聲鐸韻。
- ③ 同是表示猛然、突然，六回用“猛割丁”，九四回用“猛哥丁”。在中古音里，割(古答切)，入聲曷韻；哥(古俄切)，平聲歌韻。

B. 去入混淆

- ① 同是表示各式各樣，三回用“千勢百樣”，十三回用“千式百樣”。在中古音里，勢(舒制切)，去聲祭韻；式(賞職切)，入聲職韻。
- ② 同是表示糾纏不休，三二回用“死乞白賴”，七四回用“死氣白賴”，在中古音里，乞(去

訖切), 入聲迄韻; 氣(去既切), 去聲未韻。

《醒》書中借字極多, 這裡只舉了一些較典型的例子。用中古音的反切來核對, 可看到有些借字本來聲、韻、調完全相同, 早已就是同音字, 至西周生寫《醒》書時也沒有變化, 這不必多說(見(一)1.)。另外舉的三組字音非常接近的例子, 其聲母同, 聲調同, 韻母的韻尾也同, 而且主要元音都是 a, 只是有前 a 後 a 的區別(見(一)2.)。

另一方面, 《醒》書中也有一些借字, 用中古音的反切來對照, 發現借字與本字原來並不同音, 而且由相異到相同, 可能隱含着重大的語音變化, 如清濁不分, 疑母與微母、影母合流, 收 -n 與收 -ng 的韻部混淆, 入聲字與其他聲類的字混淆等(見(二))。因發現例證太少, 只能說存在這些現象, 要揭示《醒》書的語音系統, 作出明確的判斷, 還必須進行深入的調查, 尋找大量的例證, 這也是我今後的課題。

版本:

- ① 《重訂醒世姻緣傳》, 同德堂梓。文學古籍刊行社影印發行, 1988。
- ② 《重訂明朝姻緣全傳》, 西周先生輯著, 然藜子校定, 同治庚午新鐫。
- ③ 《醒世姻緣傳》, 上海亞東圖書館重新刊印, 1933。
- ④ 《醒世姻緣傳》, 齊魯書社, 1980。
- ⑤ 《醒世姻緣傳》, 黃肅秋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1985年第二次印刷。

參考文獻:

- ① 胡適爲上海亞東圖書館重新刊印《醒》書撰寫的《〈醒世姻緣傳〉考證》, 1931。
- ② 張清吉《醒世姻緣傳新考》,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1。
- ③ 徐復嶺《醒世姻緣傳作者和語言考論》, 齊魯書社, 1993。
- ④ 董遵章《元明清白話著作中山東方言例釋》, 山東教育出版社, 1985。
- ⑤ 隋文昭《〈醒世姻緣傳〉詞語注釋商榷》, 《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
- ⑥ 劉凱鳴《〈醒世姻緣傳〉注釋匡議》, 《中國語文》1988年第4期。
- ⑦ 張惠英《〈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 《中國語文》1985年第4期。
- ⑧ 劉鈞傑《〈金瓶梅用的是山東話嗎?〉質疑》, 《中國語文》1986年第3期。
- ⑨ 隋文昭《釋“步戲”》, 《中國語文》1987年第2期。
- ⑩ 隋文昭《釋“丁香”》, 《中國語文》1990年第1期。

(本文根據1995年10月日本中國語學會第45回全國大會上的口頭發表整理)